

人物專訪

退休同仁： 楊淑櫻組員、張正宗技工

受訪人：楊淑櫻 組員
張正宗 技工
訪談人：李明蓉 導師
陳欣滢 導師
編輯：李明蓉 導師

問：感謝兩位來接受我們的採訪，想請您們先跟我們分享，您們在司法官學院工作了幾年？擔任過哪些職務？當初是怎麼樣的機緣進入學院工作的？

楊淑櫻：

我服務於司法官學院近 41 年，前 3 年從事繕打工作，那個年代的講義全是講座以手寫方式送交訓練所，公文則是先以手寫簽呈，所長批核下來之後，再繕打成文字，才可以發文，當時無論打字、蓋印、甚至鐘點費也是手工面交。之後我取得書記官資格後，即調至教務組辦理短期研習班之教務事務，如法制班、律師班、觀護人班、書記官班、法警班、監所管理員班及農委會委辦業務等等。

教務組辦了各式各樣的班，除了外語班外，其他的班我大概全都承辦過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辦觀護人班，當時的觀護人班成人跟兒少是混在一起的，後來才分開來的，記得有一期觀護人班，所有課程全部都安排完竣，老師也都聯繫好了，只剩下四天就要開班了，但因院、部長官覺得有些課程須予增刪修改，因此以三天的時間，以特急件的方式全部修改完成，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真的很惶恐。

張正宗：

我不像淑櫻那麼精彩，我比較單純，我民國 86 年來學院工作，到退休正好 25 年，我會進來就是因為有一天



看到報紙說有缺人，我就來應徵，然後就一路做到退休。我的工作很單純，就是水電、空調，以前還多了一個教務上課的設備，以前很多設備啊，麥克風是最基本的，那時候不像現在有投影機，那時候叫幻燈機，用幻燈片或是放一張紙投影到螢幕那裡，這些設備都不是固定的，都是臨時的，這個講座來，說我現在要用這個，我們就要幫他架螢幕、拉電線，因為螢幕也是用臨時的，不像現在有電動升降的螢幕。

楊淑櫻：

當時所有講座的器具、器材，全部都是總務組在管，連教室椅子、桌子等全部都是總務組業管。

張正宗：

其實設備我也是來這邊才學的啊，如果要跟大家細分的話，那這個關我什麼事？但是我們大家相處都還不錯嘛，然後我們就做了，就做習慣啦，也順手啦，無所謂啦。那時候我覺得用器材用最多的是法醫，因為他要放一些照片，他用器材用最多。

楊淑櫻：

100 多片，我還記得 100 多片。

張正宗：

我有的時候都會跟教務組要課表，因為有經驗了，我們一看到就知道這個講座會需要什麼，就會先去弄好設備，後來慢慢就進步啦，變成投影，那個就省事了。因為器材的架設要花很多時間，所以有時候會跟承辦人講，你要不要先問講座要不要用到幻燈片。其實幻燈片還算比較簡單的，後來進步到用筆電再加投影機，剛出來的時候，那個才叫花時間啊，也是要架設螢幕，還要連接筆電，筆電還要讀取資料，而且有時候不是很順暢，常常會斷訊。

我雖然是水電工，但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在弄這些教學的事情，水電的事情其實也比較單純，就換燈管居多，要不然就是晚上同學說沒有冷氣了、沒有電了、怎麼樣了啦，都是固定如此，也還好我住得近，住在永和，一下就過來了，而且當時年輕體力好，有的時候警衛或是同仁 Call 我，我就來學院處理。剛開始有一段時間，我們還要輪流在警衛室值班，因為那時候沒有長官和導師輪值，而且沒有行動電話、沒有網路，家長會打電話來總機找學員，駐衛警沒有時間去處理，就需要我們值班人員來接電話，然後再廣播叫學員下樓接聽電話。

我記得學員反應最多的就是門禁，後來蔡碧玉院長就把門禁改掉了，以前學員每次都為了門禁的事情在那裡有意見，不出去的大概沒事啦，出去回家的、或有家有小孩的、或約會幹嘛的，就有意見啦，太趕了，9點半還幾點就要回來。

楊淑櫻：

在法務部現址那時候門禁很早，後來我們遷過來辛亥路這邊的時候就有放寬成 10 點半還是 11 點，那時候要熄燈、還要升國旗。如今回憶起來，當時的學員真的蠻辛苦的。

張正宗：

那時候我聽到學員在講，像在司法官看守所一樣。

問：在學院的工作環境與職場文化方面，您們認為這幾十年來有什麼變化？

楊淑櫻：

以前學院還是分教務、訓導、總務的時候，我們同仁之間是合作的，沒有像現在一定要用白紙黑字寫起來。比如說宿舍，如果講座臨時要住，在上班時間甚至下班時，我們跟總務組講一下，其實就 OK 了，我真的很懷念當時的合作模式。因為教務組是業

務龍頭且對外的，很多事需要快速解決，時效對教務組而言是非常重要的，後來慢慢的演變，有所謂責任歸屬的爭議，所有需求都是白紙黑字正式提出，因此就無所謂時效問題。我是很懷念以前同仁間互動多、互相信任、而且效率很高，只要一通電話就好了。可是現在就變成公文的流程要跑完，而且流程越來越多。

張正宗：

我們老了有代溝了啦，以前真的照淑櫻講的這樣，大家無論哪一個組，就直接電話講講就好了，大家都有各自主要的業務，但如果要大家配合，大部分都會配合。

楊淑櫻：

因為總務是後勤單位，總務一定要 support 各組室，各組室才能夠發展業務，才能夠做得好，那個時候的同仁大家都有此共識，有需要支援的時候，大家都非常的快速且配合。

另外學員的學習風氣，我覺得是有下降，以前的讀書風氣比較好，現在可能是考試多了，麻痺了，也可能時間被壓縮的關係才會如此。尤其是口試，因為我一直都是在考場內計時，在朱石炎所長時代，口試是兩個老師



口試一個學生，有些學生就很緊張，我記得曾經有一個學生緊張到假牙都掉了。那時候的考試很嚴格，是實實在在的考試，後來演變成五個人一起口試的時候，就不是口試了而是 team work，同學都會互相 cover，有時候還會聊天。我一直主張如果五個人一起口試的話，真的是就不需要了，因為你講不出來其他同學會舉手回答，然後你再回過頭再講你也是這個意思就好了，而分數的差距也不大，且又花很多錢，我個人覺得可以再改一改。我聽說之所以如此變革，是當時所長參考司法特考的口試是採多對多的方式，再加上學員人數越來越多，2 對 1 的模式會將考試時間拉太長，造成時間及成本的增加。但是我個人認為，司法特考口試的考生是不認識的，沒有什麼交情的，可是我們學員都感情不錯，有些甚且私下已經分配好了誰要負責哪一部分，充分表現出分工合作、team work 的精隨，所以我是真的覺得口試可以再斟酌。

張正宗：

學院從林輝煌院長開始，改變太大了，我剛來的時候整個樓梯間都堆滿破舊、要報廢的東西，林院長一來就把不需要的物品全部清掉，該賣的

賣、該處理的處理，還大翻修學院，整個學院都變得很溫馨、很明亮、很有溫度。

楊淑櫻：

林院長做了很多事，修整了很多硬體設施，包含交誼廳、教室和柏拉圖講堂。之前孫冀薇檢察官擔任教務組長時，無論在教室的設計、逃生樓梯梯面、宿舍區浴室磁磚等配色，都搭配得很活潑，當時都獲得頗高的評價。

問：您們工作上有沒有遇過特別棘手或有趣的案例？

楊淑櫻：

我遇過最有趣的案例是 97 年第一次舉辦國際會議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選的主講人都是在國際間很有聲望的學者，因為是第一次辦，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下手，當時的教務組長是陳瑞仁組長，我非常的欽佩他，他很厲害，他跟林輝煌院長把講者名單討論出來後，所有的設備需求規劃、海報、精神堡壘等等，全部都是陳組長主導，而我負責跟廠商接洽，導師則負責講者文稿的催稿及翻譯等等。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早上 7 點鐘來上班、晚上 11 點才離開，辦一辦就辦到我心肌梗塞，我們兩個人很慘，我記得

他半夜兩點鐘還寫 email 給我說「這裡是特偵組嗎？為什麼現在還在上班？」

我記得所有的設備需求都是我在處理，因為我也不了解又怕被騙，所以我就到處去問，抓著人就問，各行各業的人，比如說要音控，我怎麼會懂，我就去找朋友找廠商問。非常感恩的是我們的國際會議一炮而紅，那個時候法務部、有些地檢署要辦國際會議，就打電話來問，第一次、第二次辦的時候真的非常轟動，檢察官、法官及律師來的人很多。

那個時候陳組長設計當日本的講者上台的時候，背景音樂就要是日本的民謠，如此類推，當時好像是有 5 國主講人，除了要找 5 國民謠外，臺灣主持人、與談人上台時，全部都是放臺灣民謠，陳組長認為背景音樂必須是可以代表該國且耳熟能詳的音樂，所以我在辦國際會議最困擾的是找音樂及剪接音樂，那時候我還自己去買各國民謠 CD，因為那時候沒有 YouTube，後來有些與談人還會自己指定要什麼背景音樂。至於經費，在馬英九總統時代，我們國際會議的經費是一年 200 萬元，現在機票、物價上漲，現在一年 100 萬元的經費實在

不夠用，建議如果要辦國際會議就真的要增加經費。

張正宗：

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廚房發生火災，以前我很少去廚房，從那次發生火災之後，我幾乎每天都去廚房巡一下。我記得那天我在頂樓，突然看到怎麼冒那麼大的煙啊，我趕快跑下來看，原來是廚房排油煙機起火，因為以前不曉得要清排油煙管，油造成高溫就燒起來了。當時來了好幾部消防車，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們都沒有辦法在學院內吃飯，因為餐廳沒有辦法開火。後來想想，廚房真的是一個火藥庫啊，瓦斯爐、鍋爐、油煙、冰箱用電設備等等，專家來也是說你們廚房怎麼在地下室啊？現在新的都在頂樓或一樓，但廚房的配置我們也沒辦法改變。

另一件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是，陳定南部長剛上任的時候來這邊演講，我記得他講說他一定想辦法在兩年內讓學院找個地方搬遷，辛亥路這個地點上課環境吵雜，同學常常有意見，我聽了心理想，機會來了，要搬家了，結果搬到我退休了都還是沒搬。不過搬家真的太困難了，林輝煌院長曾經跟監察委員解釋，風景優美的好



地方，交通不方便，學院沒有專任講座，講座們都是用借調的，所以會有困難。

楊淑櫻：

如果我記得沒錯，陳瑞仁組長曾經有想推專任講座制度，但後來就沒再聽說，我想院、檢應該都不會想放人。

問：在司法官學院工作的這段經歷，對您們的人生有什麼影響？學院今年 70 歲了，有沒有什麼想對學院說的話？

楊淑櫻：

我真心覺得我們司法官學院是全中

華民國最好的一個單位，我在這邊服務了 40 年左右了，學院不僅培育了司法官，我們這些職員在這份工作內也很容易自我成長，不論是識能的進步，還是人與人間的應對進退，我覺得我在這 40 年當中學院長官及同仁不僅教了我很多，更是與學院一起成長，衷心感謝學院，願學院栽培出更多更優秀的司法人員，以為善良百姓的後盾。

張正宗：

祝福學院越來越成長、進步，時代一直在往前，大家都會跟著往前。